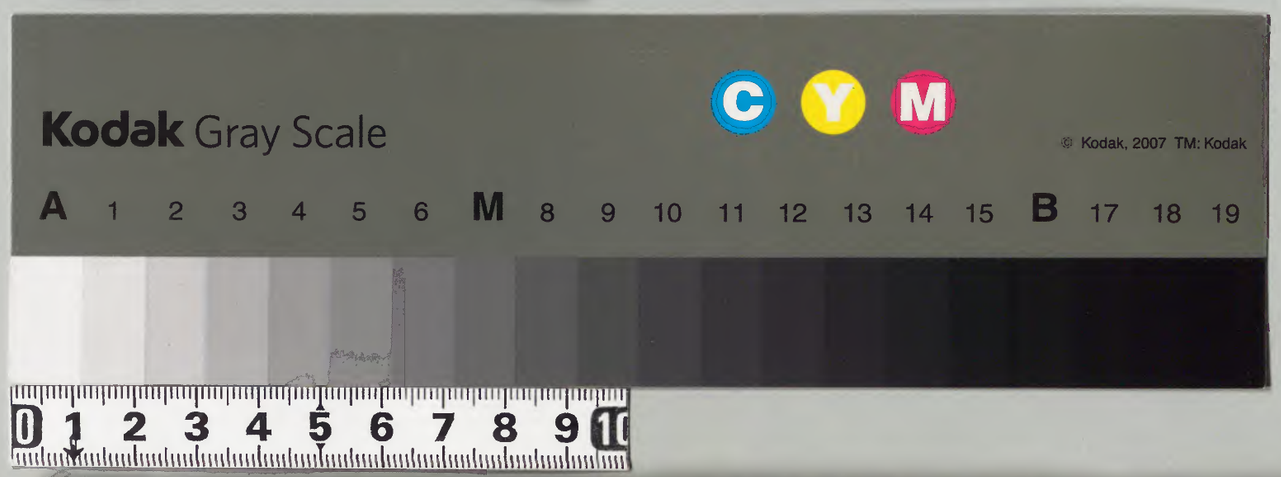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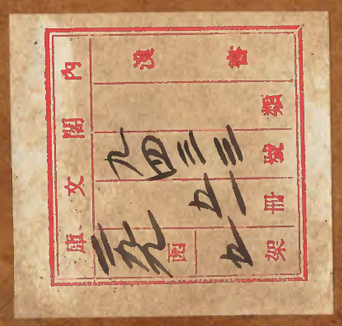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新刻性理大全第九

温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皇極經世書三邵伯溫解

觀物内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

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

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浅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四時四維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之道不過陰陽剛柔而已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集覽　四時春夏秋冬也四維東西南北也萬物由是而生成斯所以為至大也

陰陽消長而爲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之道四維者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爲大者也

動靜交而天地之道盡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物之資始資生可謂大矣然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

者也天雖生動動之極則陰生焉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靜之極則剛生焉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小大則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爲日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爲日在地則爲火先天圖以乾爲日乾之位在正南

太陰爲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爲月在地則爲水先天圖以兌爲月兌之位在東南

少陽爲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火陽爲星在地則爲石
先天圖以離爲星離之位在正東
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火陰爲辰在地則爲
土先天圖以震爲辰震之位在東北
太柔爲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太柔爲水在
天則爲月先天圖以坤爲水坤之位在正北
太剛爲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爲火在
天則爲日先天圖以艮爲火艮之位在西北
少柔爲土
土之爲物亦柔也其性輭緩故少柔爲土在天則
爲辰先天圖以坎爲土坎之位在正西
少剛爲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爲石在天則爲星先
天圖以巽爲石巽之位在西南此圖繫辭所謂天

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
所謂伏羲八卦也或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
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
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
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
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
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
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
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然後有木金

者從革而後成木八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
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
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
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
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
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
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
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
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

聖人立法不同

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此皆有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八者備天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

地之體

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

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氷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乎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始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二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具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爲著

太陽爲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爲寒
太陰爲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爲晝
少陽爲星晝亦屬陽
辰爲夜
少陰爲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夜

之變而後歲成焉
水爲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爲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爲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石爲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

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霶霈之雨火雨則爲苦暴之雨土雨則爲霢霂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音釋 霢霂 霢莫

白切 霂莫卜切 釋名小雨曰霢霂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之化而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爲暑之所變

寒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爲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爲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體

體有質故屬陰爲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歿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露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歿草木又更相交錯而化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

木之飛木之歿其他皆可以類推也
歿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乎陽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感應之理也
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走感晝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

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露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雷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風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應風而化者走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又相當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同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應之交錯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

音釋　應去一声　物相應

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
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
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
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
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
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又言人物之有
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

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
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
萬物不亦宜乎
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
體無所不感飛走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爲
人故唯人爲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
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善
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
所以靈于萬物也蓋天地萬物萬

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身而誠之求諸已而天下之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謂之人曾何異於物哉

觀物内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

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盡已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已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

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

集考　已與人物本同一道妙一身之體用則可以盡人物之道也

體本無體故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故惟變是用體

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

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物之巨細如此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

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能兼兆物兆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謂之至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者人之人也以一至物當一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物之至者也聖人之於人人之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千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盡之者以能兼兆物兼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

音釋　倍蓰　倍ハ蒲枚切　重也蓰ハ想里切　釋名物数加倍曰蓰五倍曰蓰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爲心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爲哉故唯能無爲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理故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集覽　彌綸易與天地準故能弥綸天地之道注弥如弥縫之弥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調理意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

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迹探體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故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簡易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知易簡之道奮私智肆邪說以滅天理孟子所謂惡夫鑿者也

觀物內篇之三

道爲天地之本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

天地爲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

以道觀天地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爲道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則所以爲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爲天地之物也

道之道盡之于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于地矣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爲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地而命萬物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聖人能如天地萬物之道

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盡物
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故能盡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

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昊天之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

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

聖人以經法天

天時全經相因而成

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聖人以經法天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而爲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汚隆而爲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爲消長汚隆萬物萬民盡于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三皇之時如春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
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
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
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
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
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
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
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天時迭爲消長聖經更爲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
會不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
夫象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
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
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
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夫聖者也藏生者脩
夫賢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
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聖賢才術優劣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

皇帝王伯之道如此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集覽 召公 按史記召公奭姬姓世居岐山食邑於召故謂之召公輔武王滅商受封於燕又輔成王經營洛邑厥後分治西方甚得民和巡行卿邑決獄棠陰自侯伯以至庶人各得其所焉

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 集覽 秦穆 按史記秦穆公本顓頊之裔襄公七世孫也任用百里奚蹇叔孟明等為政當周襄魯僖之時兩平晉乱遂伯西戎既而伐鄭為晉所敗囚其三師後乃悔過誓告群臣史氏録之為秦誓云 晉文 按史記晉文公名重耳献公次

子少好士重賢出亡在外二十九年及歸國襄在當周襄之時有功王室命為侯伯賜以河內陽樊之地遂伯諸侯（音恒按史記齊桓公名小白襄公之弟因襄公無道奔莒鮑叔傳之既而歸國得位當周釐魯莊之時任管仲為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王室賴以奠安王（楚莊按史記楚莊王名旅穆王子任用伍拳蘇從為政滅庸伐宋至洛觀兵問鼎伐周圍鄭遂伯諸侯）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伯所以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伯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皆五伯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三王脩夫象五伯脩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為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故仁義

心迹之間有權存

禮智爲書之用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性情形體爲詩之用秦穆脩夫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爲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集考】常人泥於心迹則無權矣聖人之心無泥迹一隨理而低昂此正所謂權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

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求劒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

嗚呼不知聖人之心

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姦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

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集覽 膠柱

鼓瑟按史記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注柱ハ瑟鴈足絃之急緩繫焉故上調絃者必移鴈足方能使声和若膠柱而鼓瑟声安得和此言王以名使括不問其能如膠柱而鼓瑟不言其和此蓋言拘執不通也刻舟求劍列子說符篇古人墜劍水中刻舟求之翟朱楊墨之徒按列子注楊朱字子居戰国時人後於墨子朱乃與禽滑釐辨論其說任於為我而無君與墨子相反又按氏族墨翟宋人著墨子之書宗大禹之道其說在於兼愛而無父與楊子不合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泣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翟見練絲而悲為其可以黄可以黑高誘曰泣路悲絲蓋為其本同而未異也莽卓之徒莽卓謂王莽董卓也是二人乃两漢之篡偽者也注見五十九卷

三皇以道化民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爲而爲者也不固有者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五帝同礼而異教

三王同象而異勸

五伯同數而異率

會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爲所以爲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著故有象伯則任智力故曰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爲天何言哉以道化天下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

素无
素有

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之大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并包徧覆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禮而異教王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伯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

三王同形而異化
三王以功勸民
天下之正莫如利民

教天下者也故天下以德歸焉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弒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

三皇同全而異化

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皇盡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曰同形伯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

則形見于天下矣形見于天下以功勸天下故天下以功歸焉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

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絶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

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
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
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爲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
五帝則有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固聖矣
而謂之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
於三皇之道則爲賢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
故曰同矛而異勸五伯則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
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五伯以術以率則
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力歸焉力有強弱故
尚爭尚爭者爭乎利者也五伯爭利而猶假虛名
者尚有所畏憚也然名不以仁義利不以義此所以
爲伯也王者則唯仁義而已五伯雖不若王猶能
有功于時過於夷狄遠矣周之東遷與滅亡無異
尚能維持數百年者蓋由五伯有尊王室之名也
能以力率天下有尊王室之名是猶眇能視跛能
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者也履之九二
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剛而不中故有武人爲于

仁者盡人之至　禮者盡人之賢

太君之象伯者之事有類于此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

皇帝王伯之事相因而成　聖人生万民

力化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

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勸率有異時使之然也存乎體者言乎其體也存乎用者言乎其用也體用之間有權存焉者變以隨時也變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變

化天下止于尽道教天下止于尽德

生成息矣聖人無權教化隨矣非生物非生民而謂之權變則一歸于詐而已矣惡孰大焉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内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爲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乃謂之伯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隨乎天地者也

皇帝王伯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爲表裏皆相因而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

天時聖經相爲表裏

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爲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爲古也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

聖人知時作經以爲民極

聖人通乎晝夜之道

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爲能知時作經以爲民極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

聖人事業於是乎脩

革損益盡之矣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體消長知損益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

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受命二曰改命三曰正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因而因者消而長者也因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

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爲而已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爲春長而消爲夏消而長爲秋消而消爲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堵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堵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

化民道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唯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故也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

所以爲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

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

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齋戒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不容髮豈有間乎

唯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乎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于黄鐘之宫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以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輒迹哉嗚呼所謂動静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説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于此者皆邪説妄行也先君皇極經世書蓋本於此所以觀物篇首明天地動静而此又明動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言傳也

觀物内篇之六

孔子替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

武而下修春秋自祖文而下祖三皇也
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祖
文而下孫五伯也 集考 祖宗子孫尊卑之辞以其述作之序如此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伯聖人之事業盡在于是矣
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其道大德尊
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自三皇尊之而
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
所不足道也此則兼舉之矣孫五伯可謂卑之也
然聖人作春秋雖五伯猶咸取之以其有功于一

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
此春秋褒聖人之刑賞也五伯雖得罪於聖人及
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
能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
儻狗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
不亂者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
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

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
德三王五伯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
以力以道則爲化以德則爲教以功則爲勸以力
則爲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違從之異
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伯之所
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
尼中間生而爲人何禋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
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時之既往時之未來皆有億萬之數所以爲古今
也仲尼在古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治
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三十王方二三皇
五帝時雖不同然固已鮮矣後世不止雜乎伯而
伯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贊堯則曰唯天爲大唯堯
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文

文王之德與舜禹並

孟子傳仲尼

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賛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賛仲尼乎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蓋道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仲尼以萬世為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一夫之土百畝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窮極者矣仲尼之道通萬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補註

獨夫猶言匹夫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脩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務脩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得之則矜誇失之則怨懟苟能知已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如是則安有不知量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

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干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寶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爲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行累功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亦必亡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集覽

夏桀拠史記夏王桀帝發之子有力能伸鐵索鉤虎因伐有施氏有施以妹喜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爲瓊宮瑶臺酒池肉林以爲樂殺直臣關龍逢囚湯夏臺既而得釋湯與伊尹興師來伐戰于鳴條克之放于南巢而死天下歸殷殷紂拠史記殷王紂帝乙之子資辨捷疾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

非因伐有蘇氏獲其女妲己嬖之惟言是從作奇技淫巧以悅之周侯昌來諫囚於羑里周臣進美女奇物得釋昌卒子發興師來伐戰于牧野前徒倒戈乃衣寶玉自焚天下歸周周幽按史記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初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既而褒姒譖申后及宜臼王乃廢之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褒姒驕恣王惑之宜臼奔申王求殺之申不與王伐申申侯召大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遂殺王於驪山下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周至幽厲雖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此之謂也

集覽 太康 按史記夏王太康啓之子也以逸豫滅厥德黎民減二乃盤遊無度畋于洛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拒于河而廢之厥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以致其怨 周昭王 按史記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在位年久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時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楚人不朝王南征楚返齊于漢上濱人濟以膠船中流膠

薨王及桑公皆嗣一死ス周幽王
宣王之子初娶申后ノ生ニ太子宜臼一後嬖ニ褒姒一生ニ伯
服一而褒姒譖ス申后及宜臼ヲ而以ニ褒姒一
為レ后ト伯服ヲ為ニ太子一褒姒驕恣ニシテ王惑フ之ニ宜臼奔レ申ニ王
求レ殺レ之ヲ申不レ與レ王ニ王代レ申ヲ申侯召ニ犬戎ヲ攻レ王ヲ王率テ烽
火ヲ徵レ兵ヲ不レ至遂ニ殺ス王ヲ於驪山下一幽厲 按ニ史記ニ周
王名ハ胡恵王之子子暴虐無ニ道民不レ堪レ命ニ聚而謗レ王ヲ
王使ニ衛巫ヲ監ス之ヲ道ニ以テ自レ消ニ二十
相周召共ニ理ス国事ヲ謂ニ之ヲ共和一歴ニ十四年ヲ王崩ス于彘ニ
褒姒 按ニ史記ニ褒姒ハ周幽王之后生ニ伯服一不レ好笑ヲ王雖ニ
嘗テ欲ニ其笑ヲ萬方而不レ能レ得是時犬戎侵ス王一都ヲ始メテ
為ニ烽燧一徵ニ兵ヲ以テ備フ不レ虞ニ王因ニ無ニ故舉ニ火ヲ諸侯悉ク至
而無ニ寇褒姒大ニ笑フ未レ幾ニシテ犬戎攻ニ王ヲ王再舉ニ火ヲ諸侯
不レ至犬戎遂ニ殺ス王ヲ 按ニ史記ニ周ハ赧王名ハ延慎靚
王之子是時東西周分ニ治ス王徙ニ都ヲ河南ニ寄ス空名ヲ於
諸侯之上ニ迫ニ秦代レ韓ヲ取ニ趙ヲ王乃與ニ諸侯一約シ従メ伐レ秦ヲ
秦遣レ兵ヲ入ニ寇ス王赧一奔ル秦ニ頻ニ首メ受レ罪ヲ尽ク献ス其邑ヲ王還ル国ニ
崩ス秦迁ニ西周公ヲ於恵孤聚ニ後七年ヲ東周君與ニ諸侯

謀テ伐レ秦ヲ秦遣レ将ヲ撃ニ
東西周ヲ而周亡ヲ

平王東遷無ニ功以復ス五等ノ爵ヲ
威令不レ逮ニ一小國諸侯仰存ニ于五伯ニ而已此又奚足ニ
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ニ功以復ス五等ノ爵ヲ
西走ニ危亡之勢極矣故無ニ虞以喪ス王室皆不足ニ道ニ
也竊嘗論ニ之ヲ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ニ平王至ニ赧皆
庸君也庸暴雖ニ殊皆足ニ以亡ニ其國ヲ然暴君身為ニ不
善ニ其亡ヲ也速ニ其為ニ天下ノ害ヲ也浅庸君未ニ必能為ニ大

惡而天下之爲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爲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爲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伯有戰國有暴秦民墜塗炭五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

北朝又分而爲十六國羯胡腥羶瀆汚中原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爲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于內其後有五季又分而爲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爲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爲天下害也深槩可見矣

集覽 平王東遷 按史記周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以西都逼於犬戎乃東遷洛陽是爲東周是時王室衰微諸侯跋扈天子號令不

行於天下徒擁虛器而已故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托始於四十九年即魯隱之元年【元成】按漢書元帝名奭宣帝太子稟性柔懦喜好儒術優游不斷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矣成帝名驁元帝太子湛千酒色委政外家五侯專權遂執國命卒致新莽之禍漢祚殆哉【桓靈】按漢書桓帝名志章帝曾孫初封蠡吾侯梁冀迎而立之遂專国政梁太后臨朝冀益横暴帝與宦官單超等五人謀誅之由是宦官肆志流毒四海君子賢人無不切齒卒成黨錮之禍悲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解讀亭侯萇之子竇太后立之臨朝以竇武陳蕃為政謀誅宦官机事不密反為曹郎等矯詔所殺自是以後帝愈昏虐崇寵宦竪殄滅善類而東漢綱紀隳矣【董卓】按漢書卓臨兆人有膂力善騎射中平初破黄巾有功拜破虜將軍以何進昭誅宦官拜司空既而廢辨立協遷都長安自為太師位居諸侯王上初平間司徒王允使呂布誅之【隋煬帝】按通鑑煬帝名廣文帝次子初為晉王文帝以獨孤后之言廢太子勇而立之為嗣既而弑父自立恃其富強外勤征伐内恣奢淫巡遊不息四方騷然盜賊蜂起宇文化及殺之於江都【肅宗】按唐鑑肅宗名亨玄宗太子安祿山入寇玄宗幸蜀乃即位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上皇歸国其後制於李輔国張皇后乱生宮掖因病而崩藩鎮按綱目集覽唐自安祿山史思明之乱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付授叛將后遂效戰国肱脾相依以上拋專子孫謂之藩鎮【五季】謂唐宋梁唐晉漢周也【十國】按史譜十国謂五代偏無割據者若吳楊行密南唐李是之蜀王建後蜀孟知祥閩王審知吳越錢繆南平高季昌楚馬殷南漢刘隱北漢刘崇是也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

孟子告齊梁之君以王道

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之時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於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于時故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絕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已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于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于未濟卦一治一亂而未始有窮也 集覽

晉文侯 按史記文侯名仇穆侯之子唐叔虞十世孫也周幽王為大戎所殺文侯与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以命之 集覽 按史記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伯禽十三世孫也初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声子生息姑息姑娶宋女友匡

美惠公奪而娶之生子允爲夫人允爲太子惠公卒允少息姑因以平王四十九年攝政是爲隱公而孔子作春秋託始於此旣而公子翬請殺允公不聽翬反譖公于允請殺公允許諾遂弑之

乎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從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伯者之倡稱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盜斯奪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攘戎狄而遷周于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集覽】秬鬯圭瓚之錫周禮九命然後錫秬鬯圭瓚以祭祖廟注秬自許切黑黍也鬯丑亮切香草也以黑米擣鬱金草取汁以煮之和釀爲酒其氣芬香條暢故謂之秬鬯所以降神也謂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禮書云鬱草十二花状如紅藍鬯未祼也禮典瑞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鄭玄曰圭瓚鬯爵也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裹祭祼之瓚故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祼先王祭也爵行曰祼漢礼瓚槃火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礼玉人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祼之爲言灌也謂始獻酌奠也瓚形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用以灌鬯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夫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有虛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深遠以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一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孟子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於道雖爲未至已能讓千乘之國則與

夫見利忘義貪取苟得無所顧藉者蓋有間矣或曰好名之人矯僞不情烏足貴哉愚獨不然矯僞爲善豈不賢於矯僞爲惡者乎竊嘗論之爲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堯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爲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孔顏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修身之具也烏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豈不貴哉

集覽

稷契 按史記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爲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卵吞之而生契及長佐禹治水有功爲司徒受封於商賜姓子氏乃成湯十一世之祖也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爲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也亦猶周之有

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集覽】齊景公按史記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為崔杼所立既而杼敗奔魯任用晏嬰為政以節儉力行鎮重於齊而齊大顯於諸侯齊祚卒為田氏所移按史記田齊氏者本陳厲公之子完奔齊事桓公為工正號田氏謚為敬仲五世之釐子事景公為太夫行私惠專齊政田成子弒簡公三世至太公和遂遷康公於海上康公薨姜氏之齊祀絕矣【晉之有三家】按史記周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三家廢晉靖公為家人三分其地而晉祀遂絕矣

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則治舍之則亂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綱五常絕矣篡君弒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雖管仲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猶不知禮況其餘乎其甚則魯之三家以雍徹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況於執國命乎始於僭踰卒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魏

之於晉終逐其君而盜其國嚮使齊晉之君不敢僭周則所謂田氏與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爾者反乎爾不思之甚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至宜辨之早也

集覽 邦君樹塞門 按論語註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 按論語註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礼而管仲僭之不知礼也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

齊晉有間矣【集覽】吳嘗破越按史記周敬王二十六年吳王夫差伐越敗之夫椒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栖會稽使太夫文種賂太宰而行成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卒與越平罷兵

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集覽】宋襄公按史記襄公名茲甫桓公之子爲鹿上之盟欲伯諸侯乃伐宋而楚人來救遂與楚戰于泓庶兄目夷請及其未陣而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遂爲楚所敗世笑宋襄之亡君子所鄙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爲强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集覽】遣一刺客以入暴秦按通鑑秦王政二十年初燕太子丹爲質於秦見秦屠滅六国禍且至燕乃亡歸陰養壯士荊軻獻督九地圖因刺秦王不中秦王殺軻使王剪擊燕燕王斬丹以獻未幾虜燕王歸而燕祀遂絶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

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爲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内血流天下吞吐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於王道者雖一善必録聖人之心如此然終于秦誓則世之盛衰道之汚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强其後始皇并吞海内而乃尚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貽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集覽　孝公按史記秦孝公名渠梁獻公之子任用商鞅行強国之術廢井田開阡陌更税法由是国富兵強諸侯莫及遷於岐山按一統志岐山縣名今属鳳翔府又按史記周平王時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封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爵為伯始與諸侯通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

固漢以好生而興

者天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補註　好生惡殺人心之同然也故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者好生之謂也不仁者好殺之謂也好生好殺義利之間而已也上之役民於義則民心悅而從之此無他生之也上之役民於利則民勉強而從之此無他殺之也梁襄王曰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斯之謂与君人者受命而興爲生民主其可不以好生爲念而以好殺爲戒哉

新刻性理大全卷九終

新刻性理大全第十卷　皇極經世書四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觀物内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

途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爲姦爲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略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與人相爲表裏

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也

天人常相須而成

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集覽　四凶按左傳所載四凶與尚書孟子所載不同其左傳所謂窮奇混沌饕餮檮杌是也尚書所謂共工驩兜三苗鯀是也三仁按史記微子箕子比干是也

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人爲君子邪爲小人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爲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爲否而天下亂矣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則民用邪而小人進君子退矣

唐堯之時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內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內疎而遠之則爲外上好正而信

任君子則小人遠矣不必待屏絶誅竄而後爲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爲外也所謂小人者聖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下治亂可不慎哉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濵傳說築于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濵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附錄 虞舜陶于河濵 按史記虞舜陶于河濵器不苦窳注陶燒土爲器也皇甫謐曰河濵在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 傳說築于岩下 按史記商武丁夢帝錫予良弼曰說說爲胥靡築于傅岩按一統志傅岩在平陽府平陸縣東三十五里即傳說隱處其地名隱賢社

唐堯之舉舜商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夢卜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爲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不如此貴乎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二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爲篡也烏可哉故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

周公終始大孝

群疑乃亡能自彊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也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務本君子之事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末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譎詐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

尚行者必入于義

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伯用譎詐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

聖人能辻之地

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心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無事盡于心者也孟子所

謂舜由仁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爲善也既能行之久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功則一矣言之于口則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則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于心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謂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也無口過易能慎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於事爲之際思慮萌苟離于道是爲過矣既無心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何過之有未至於聖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爲好學則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

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心有一所動而在乎非禮則遠于仁矣顏子至於三月不違仁則幾于聖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傳學者當盡心焉

觀物內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善盡美矣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于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于時故聖人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

人君所恃以安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

集覽 十劉季百子房 按漢書高帝字季張良字子房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謂之獨夫紂也

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

殺以虐政殺之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已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已殺之所殺猶寡使人殺之則所殺者衆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已殺之也使人殺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又況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之以白刃殺之耶于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于塗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萬乘也求爲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

免爲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利民則匹夫可以爲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爲匹夫而不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集覽 秦二世萬乘也求爲黔首而不能得按通鑑秦二世三年初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者及秦兵數敗二世責讓高高懼乃使督閻樂發卒至望夷官行弑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士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誅足下足下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夏叟云萬乘謂君黔首謂民也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與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于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爲光矣能爲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

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爲忠矣能爲其忠者不亦希乎

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集覽　呂武　漢呂后　唐武后也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十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

聖人貴成天下之事

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于死則非君子之所得

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于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爲象所害孔子不爲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爲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于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于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聵可以死可以無死死

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未爲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王以爲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

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集覽 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按史記魯定公十四年孔子適陳過匡匡人嘗為陽虎所暴孔子貌類陽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既免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太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注匡宋邑也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子路之於蒯聵左傳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恙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以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絶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汪蒯聵靈公之子季子即子路也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于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於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為區區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已

○觀物內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于極治必三變矣

變極亂爲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于三變也
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
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
而何
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變
極治而爲極亂極亂而爲極治皆有漸次世變
至于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秋
五伯之世如冬今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寒如
也如冬冽如也
皇帝王伯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温燠凄冽其變如
此
春夏秋冬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
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咸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也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
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
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于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罪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跡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則已在乎形跡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孟子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道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

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

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以此垂教於萬世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爲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無父無君爲天下之害也大矣

孔孟由此垂教萬世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于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主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

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已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致禍亂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捨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焉狄之相殘禽獸之相食以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夷狄之淩中國小人之勝君子皆亂之道也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奇而陰數耦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理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萬物

觀物内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會之會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

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演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

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二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數見于前此不復詳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于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

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

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

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天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

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
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
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
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
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
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
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皇帝王伯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
乎囷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囷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
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
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囷革消長之有變囷革之有權千
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
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
人而曰權變則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

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爲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爲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爲秋五伯刑殺尚矣故於時爲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伯而已漢雜乎伯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伯而有餘三國伯之盛強者也自十六國至于南北朝皆不足乎伯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于王而雜乎伯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集覽 十六国謂蜀李恃前趙刘淵後趙石勒秦符坚後秦姚長西秦乞伏国仁燕慕容皝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冲北燕慕容盛凉張軌後凉呂光南凉禿髮烏孤西凉季蒿北凉段業夏赫連勃勃也南五代謂宋齊梁陳後梁也北五代謂元魏北齊西魏東魏後周也

隋季諸郡之覇 謂夏竇建德楚林士弘吳季子通吳杜伏威魏李密鄭王世允梁蕭銑漠刘黑闥秦薛率梁研都定陽刘武周凉李軌離石劉英王盱眙孟讓東郡翟讓燕格謙祝阿盧

明月永樂郭子和大乘高雲成許宇文化及吳刘元進燕王須拔魏魏刀兒楚朱粲幽州羅藝燕高開道梁沈法興曾徐圓明長白王薄東海高土遠宋輔公祏扶風何海明延安刘迦論扶風李弘從唐唐弼唐季諸鎮之覇謂江淮刘展沐宋李靈曜大寧開固懷恩成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大雄田承嗣平盧李懷玉彰義吳少誠昭義刘悟横海程日華宣武刘玄佐朔方李懷光淮南陳少游襄陽梁從義蜀劉闢昭義盧從吏夏綏楊惠琳邠寧朱政鳳翔李昌符同華韓建西川陳敬瑄東川楊師立岐李茂貞河中王重榮鎮海李鉤淮南高駢光寿王緒許川鹿晏弘江陵劉漢宏後五代之覇謂梁唐晉漢周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蓋自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興廢之間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天

下始一變矣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子孫又未必皆賢而不克嗣迹者多矣時之難如此人之難又如此則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觀物内篇之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一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陰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陽太柔少柔之用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

數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大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

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

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
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二百一十二因二
百五十二得二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
化數以二百一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
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
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
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
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
經世之數與太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
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
六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曰陽也止于十十二此之謂極數太衍經世皆本於四四
者四象之數也故太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爲
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
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一卦
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是爲坤一卦
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
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爲三十二陽卦

聖賢立法不同

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爲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蓋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也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蓋木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也有暑寒晝夜則有性情形體蓋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也有雨風露雷則有走飛草木蓋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也暑寒晝夜雨風露雷又相交感而變化焉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於萬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月之物太陰之太陽者也月月之物太陰之太陰者也月月之物太陰之少陽者也月星之物太陰之少陰者也星日之物少陽之

太陽者也星月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星之物少陰之少陽者也辰月之物少陰之太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少陽者也辰辰之物少陰之少陰者也物之感化如此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飛飛者飛而捷者也飛走者飛而走者也飛木者飛而類乎木者也飛草者飛而類乎草者也走飛者走而飛者也走走者走而走者也走木者走而類乎木者也走草者走而類乎草者也木飛者木之類乎飛者也木走者木之類乎走者也木木者木之類乎木者也木草者木之類乎草者也草飛者草之類乎飛者也草走者草之類乎走者也草木者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類乎草者也

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草者也物之氣類如此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

無爲之謂皇尚德之謂帝尚功之謂王尚力之謂伯

伯皇皇之民者皇之皇者也皇帝之民者皇之帝者也皇王之民者皇之王者也皇伯之民者皇之伯者也帝皇之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帝之帝者也帝王之民者帝之王者也帝伯之民者帝之伯者也王皇之民者王之皇者也王帝之民者王之帝者也王王之民者王之王者也王伯之民者王之伯者也伯皇之民者伯之皇者也伯帝之民者伯之帝者也伯王之民者伯之王者也伯伯之民者伯之伯者也均爲皇也均爲帝也均爲

王也均爲伯也其世變汚隆不同如此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士民者士工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士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

由道之謂士務本之謂農興作之謂工趨利之謂商皇帝王伯世變不同如此故士農工商民俗之

淆淳不同如此

飛飛物者性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走物者性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性也草草物者體體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士民者仁義

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也農工民者義禮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差民俗之所以不同也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一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爲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

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
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
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爲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
各有等差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爲
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工之飛當兆物二十之飛當億物二百之飛當萬
物二千之飛當千物二十之走當億物二十之走當
萬物二百之走當千物二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

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
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
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
此物之所以有巨細也
二一之士當兆民二十之士當億民二百之士當萬
民二千之士當千民二十之農當億民十之農當萬
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
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
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十之商當百民千百

之商當千民千千之商當一民
此人之所以有賢愚也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
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一之
物物之至者也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一
民而可以兼兆民人之至者也爲千千之物而分一
一物者物之細者也爲千千之民而分一民者人

之細者也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易天生兆物之德而生
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格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
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爲大
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稟而然萬物各得天
地之一端萬物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
有賢愚之異猶物之有巨細也聖人則既兼兆物
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能

聖人能通天地之志

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于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謂眞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

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
能反觀也
鑑以金爲之工出人手鎔治模範有所不同則其
明之照物有時乎差矣故不若水之爲明出於自
然也水能照表不能照裏微風過之清明動於上
重濁亂于下則不得夫形之正矣故不若聖人之
明也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必燭天下之物無
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
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
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物觀物者能
無我故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
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
物者能無我故也爲天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
我則無自而可矣世之人所以至於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以善爲惡以惡爲善以治爲亂以亂爲治
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顛倒錯亂無所不

至者皆以我爲之蔽也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蔽道一也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人之生也同乎天地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未嘗異也一有我於其間則責於己無所不恕責於人無所不備施於己無所不厚施於人無所不薄推是心以往則無所不至是皆聖人之罪人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目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耳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口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心慮也不亦大乎

聖人能同乎天能同乎人故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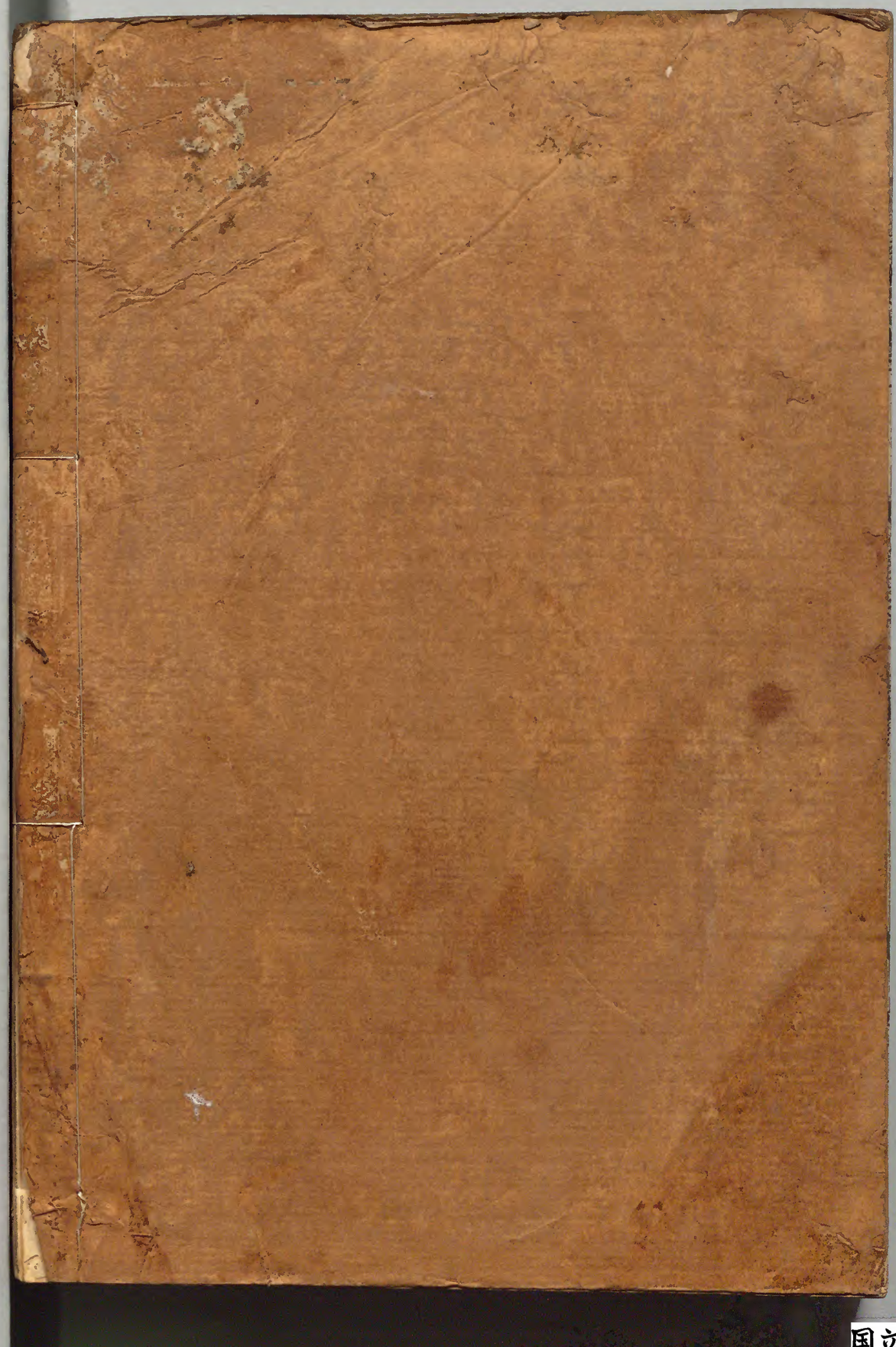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

才之或知也已

此篇明觀物之大旨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已乎已亦物矣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于一已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觀物之旨不亦深乎天地之大有生之類皆物也物皆有理自非有道者其孰能觀之哉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

而忘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忽慢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非非善善惡惡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則天下之理皆得矣天下之理皆得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二十知者聖人之真知也知是三者

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矣夫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如是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也且我亦人也則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則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爲己之

耳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高遠乎唯其用天下聞見謀論以爲聞見謀論則夫何爲哉無爲而已矣故曰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蓋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新刻性理大全第十卷終